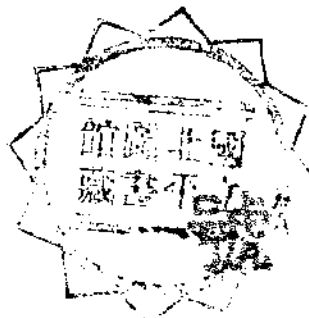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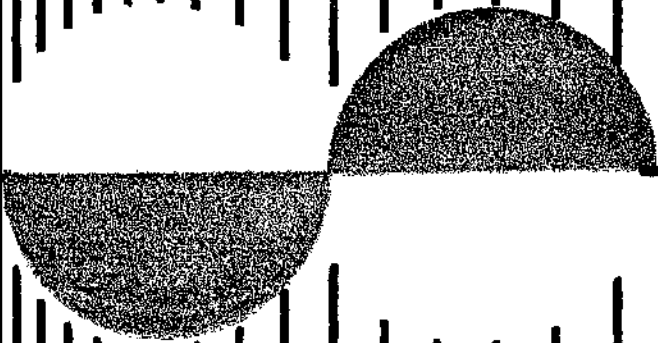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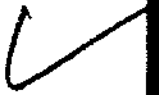


DEC 28 1933



第六

茲聘請

閣世華律師

為本刊常年法律顧問

凡法律事件統委閣律師

師處理

薩坡賽路

事務所

廿六號

電話八〇七九八

住宅

貝勒路新天祥里
九十八號

電話八二二三〇



甯紹人壽保險公司

上海江西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七八一

承保團體壽險

保人保費保家效保
額數低廉幸能如誠
五十元百元起即可投保
體保障加服工
情增職身
感體保障加服工
商資感情增職身
行機關會社投

本公司特點
科學管理
帳目公開
投資穩健
準備充足

保險個人產生
促進社會安寧

裝貨搭客

甯紹商輪公司
總公司上海江西路三十六號
電話一八七八二

甯紹
新甯紹等輪行駛滬
甯靜

漢甯各綫

穩捷無此



甯紹水火保險公司

上海江西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七八三

營業種類

辦理敏捷

火險 承保房屋廠棧貨物家私等各項火險

船壳險 承保江海鐵壳巨輪專門管理

汽車險 承保各種私有汽車備詳章

賠款迅速

朝望半月刊

第六號
第七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

編輯者 徐則西

政權如何歸還於民

朗西

前茲華北停戰協定初成，且敵尙未撤退，逆軍猶在橫行之際，政府當局，不勝其掙扎，忽而察綏抗敵復土之聲浪躍起，東南政會與要人之嚴電類來，中央行政班領汪兆銘氏，知輿情之可畏，民怨之沸騰，乃發表一宣言，謂俟至十一月五中全會開會時，政府將政權交還人民。此言一出，聞者嘖嘖，互有揣測。對內對外，能力薄弱，不孚衆望，因欲卸責歟？如各國政治上責任內閣之慣例，政策不行，總辭職以解除責任歟？抑或年來民權掃地無餘，人窮則返本，忽然想起主權在民之義，欲將政權交還歟？實則吾民無若大之奢望，政府諸公，不必如此灰心！今日者，以云國權，則外族侵入，日蹙國百里。以云主權，則內地港灣，任敵艦停駛；城市通衢，任敵耀兵揚威。人權受法律之保障，乃出版結社言論等等，皆失其自由！而偏說欲交還政權於民。夫政權者，在各國政黨，皆欲握之，以行其政策，圖本黨之發達，謀國民之福利，祇須代表民意者，本民之所樂所利者而行之，亦不必舉而俾諸四萬萬之羣衆。然其政權之本，所謂權源必操諸民。故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則曰：『我們想造成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裏，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家。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

本期目錄

- | | |
|-----------------|-----|
| 政權如何歸還於民 | 朗西 |
| 略雲隨筆 | 世華 |
| 世界經濟會議前途與我國之關係 | 端志 |
| 國人應有自知之明 | 張自忠 |
| 蘇聯的危機(上) | 徐心芹 |
| 春秋齊鄭滕土地制度與政治區劃 | 周了因 |
| 八卦爲原始語根符號考(中) | 茹欲立 |
| 皇家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一) | 張資平 |
| 現代英國新聞主義概況及其他 | 啓秀 |
| 誰家子弟能讀書(西安通訊) | 葉永蓁 |
| 一個農民和兩個官 | 余慕陶 |
| 鐵窗落日(小說) | 徐仲年 |
| 烏蘭碧伍的悲哀(譯詩) | 徐心芹 |
| 諷刺畫 | |

把這大權，完全交到政府機關裏，要政府有很大力量，治理全國的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又曰：「在人民一方面的政權，是要有四個權，就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就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是政府的治權，須受人民的政權之支配，是之謂天下為公；是之謂主權在民。乃事實表現，竟不能爾爾。那謂民之四大權，選舉權何在？當要員更迭之時，不過數人提議，數人通過。前三頭六臂之議！他無論已！即如立法機關，尚以指派式行之繼續承承，永世勿替，民之所惡者好之；民之所好者黜之！罷免權何在？創制與複決兩權，更不在討論之列！於民權墜地之時忽云將歸還政權於民。照中山先生所述，政權本在民，特無力以行之。茲云歸還，想政府久將民的政權侵蝕，而欲交還之耳？政權如何方施行？全在民權之伸張。所以中山先生之解說民權的話：「民就是有組織的衆人，權就是一種力量，合攏來講民權，就是人民的力量。」然則政權之失墜，難由政府之侵蝕，亦由民權之墮落。欲望政府之交還，不如人民之自起伸張民權！增加政治能力！

以實行支配政府之大權。政府諸公，既念外侮之方殷，內禁之時起，當本其治權，勵精圖治。不要滅沒民權。吾民既非狙公之狙，必不以朝三暮四而怒者，亦以朝四暮四而喜也。

峪雲隨筆

【希特勒之新猷】 九日柏林路透電：德內閣總理希特勒，在德演詞，改造新德國，謂德國政權之鬥爭，今已終止，繼此而開始者，教育德國新國家之民，每一德國人必須經過實習之學校教育，第二件工作，乃戰勝失業問題。蓋此乃德國之最大問題。希氏宣稱：在過去六個月中，德國失業之軍人，已減少二百萬人。按希氏自得政權，以專制手段，幽禁者達十萬人，內有科學家，亦有醫生，其他有軍事政治關係者，更不待言！惟行之日久，或目的已達，或覺悟徒恃強力者之不足平治天下，漸改舊觀，消除反對者之根本原因，而救濟失業，教育人材。我國時至今日正可借鑒專制壓迫，掌有六萬之挺進隊，立幸全國如希特勒者，猶知返悟。餘未有如希氏之政治能力者，又何靡所底止？徒招民怨已也！

【三艦逃粵】 東北艦隊之海圻等三艦隊司令沈鴻烈，不受命令而逃逸。初則宣告失蹤，嗣則出現於粵海，要求專商當

局收編，聞中央已允歸粵收容，不日可見實行。海軍水性也！有流動性，原不以固守一處。但既在軍令統一之下，非關國家大計如孫中山之率艦護法往粵；似不可輕易自由行動？更不可受有背景之運動。令茲之變，沈氏素刻苦自肥，積怨於海軍艦士歟？抑別有用意歟？願有軍令之責者嚴伸軍紀！毋使相繼效尤，以維軍威可耳！

【麥捆擋住主席汽車】 孔子西行不到秦固知秦民之多事也！遜清那拉氏，庚子避禍至秦，秦之父老獻以鄉產玉麥棒。前此林主席及戴院長到陝視察陪都，先到華山一遊，及下山乘汽車往西安，行經華陰道上，鄉民羣抱麥捆塞途，擋住汽車。主席問故？衆鄉民皆曰：陝西連年荒旱，人獸相食，幸今年幾番甘雨，麥將登場，雨雹一來，麥穗打落，麥粒無存，或者不察，以麥苗漸漸，必麥實粒粒也。特抱前清察，並懇救濟！主席乃告鄉民，情悉。批令行政院辦理！鄉民退，而行行政院遠在南京，未悉何以善後？鄉民苦饑，所幸主席院長遠臨，儘有請願之法，何必對汽車麻煩？前年戴院長到西安，學生燒汽車；今年主席到陝西，鄉民擋汽車。豈汽車之爲物，最足以眩眼，抑陝民之少見多怪？雖然，非第陝民已也！曾設民十在粵恆，方開始公共汽車，行駛街衢時，市民切齒握拳，或擲以磚石，吾又何怪於陝民？

世界經濟會議前途及與我國之關係

世 華

溯自歐戰和約以還，其最足驚動世界惹人注意之國際會議，厥為今年六月十二日開幕之世界經濟會議。自七月三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其宣言後。會議已觸暗礁，幾無生氣，其前途若何，與我國之關係若何？吾輩居今之世，不得不加以觀察而與以預測。查世界經濟會議之集合，初見於一九二二年，英相勞合喬治法總理普開賴實招集之，參加者二十九國。地點為意之熱諾亞；第二次之集合為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地點為日內瓦；由國際聯盟召集籌備，參加者五十國，非會員國之美俄亦曾參與。而本屆之大會則濫觴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之洛桑會議，由國際聯盟指導之下，組織籌備委員會，經半年之專家研討，始於本年一月十九日完成議程草案：內分貨幣信用政策，物價，資本流動，國際貿易，關稅政策，及匯兌生產等六大款，列為大會討論之基礎。並經決定以英京為

會場，推英相麥克唐納為主席，惟大會開幕日期，則俟本年四月二十五日英相麥克唐納與美總統羅斯福白宮晤面後，始規定於六月十二日。是日下午二時由英皇致開會詞，代表國家六十六，參加者二千餘人，吾國亦與焉。三星期以來，卒以金價日跌，用金國恐慌，美國不加援助；雖有七月六日之羅斯福新宣言，亦不能挽回瀾而救生命，其故維何？夫今日之世界經濟，生產減少，存貨堆滯，物價跌落，失業增多，金市不穩，匯兌波折，戰債不能按期照付；關稅則有若敵壘。古巴之咖啡焚燬，而中歐失其飲料之供給，坎拿大之小麥燒棄，而各處有缺乏麵包之哀民，最近之美國尚有撻毀麥苗以圖抬高市價者，新資本主義之自相殘殺，崩潰墮落，此其時矣！經濟會議所負之使命不謂不大，而各國何以仍不覺悟？蓋以歐陸諸國以戰債關係不得不求命於金幣，美國以棄金

本位之餘，只求物價之高漲，不問其他；同牀異夢，而能居中斡旋者，則僅有英國而已！以余之拙見推測，其前途之趨向有二。

大會之召集，原為貨幣與經濟會議，用金國注重新先議貨幣；美國則主張先議經濟。羅斯福七月六日之新宣言既已歷訴美國不能穩定人為的貨幣金價，而希望大會仍予進行，則各國亦可藉此下台而為經濟各組之討論。一俟貨幣稍見穩定，美國亦可放棄原來之主張，而與用金國合作，蓋美國之最終目的仍為金本位，不過有時間性耳！此種辦法，惟視英國能否游說法國使其緩和，則大會前途仍可樂觀；否則惟有行各人顧各人之政策，Autarchie 大會延期，而一變為絕對的經濟國家主義，縱橫闡闔，一以各國本身之利益為轉移，此李維諾夫之政策也。今日之英俄商約復活，土，阿，波，羅，等蘇俄八國安全條約，美

國承認蘇俄，三大公案；即爲此後經濟戰爭之重要關鍵！此次之經濟會議，可謂各國皆失敗，惟蘇俄得勝利耳。然則吾國之關係若何？究應取若何態度？若以吾國爲用銀國，金價跌，銀價昇而論，似於吾國有利。因吾國之外債，皆以銀易金，銀高則外債減負少擔，不能謂

無利益；則吾國之經濟外交似應趨向美國一途。殊不知各國之經濟戰爭，皆以吾國爲戰場爲尾閥，銀價之高則銀之輸出必增多。近兩月間吾國之銀條被美國收買者，已不下六千萬兩，銀根吃緊，國內經濟不堪聞問矣！而尤重要者，則爲人口超出口，外貨傾銷，而國內之農

工又苦矣！故吾國居今之時，經濟會議之不成功，適爲吾國整理經濟振興實業之大機會！一若歐洲大戰！然吾國失歐戰之機會，不知自強，殊爲可惜。二十世紀之世界，以經濟爲戰爭之工具，此其時矣！吾政府及國民胡迷不醒悟？

國人應有自知之明

端志

華北停戰協定之簽字，或曰謀和而非妥協，或曰諒解而非屈服；然而停戰於敗績之後，無論任何方面觀察，實爲妥協屈服無疑；既已妥協屈服，而必曰不喪權辱國，是則徒然導民族心理於頹墮之途，爲害之烈，更十倍於協定之本身。年來我民族心理，已至內實虛怯而外不示弱的頹墮現象，虛怯之極，往往喪失自信，外強中乾，每至自暴自棄，中心思想之不易建樹者以此，中心力量之不易團結者亦以此。我人亦知當局處境之困難，與應付之不易，而不得不不爲城下之盟者，惟當局果有自振之決心，和雪恥之志願，實不必諱言其喪權辱國，以欺蒙世人，墮墜志氣，明明

妥協屈服，偏不自認，遂使全國上下，認爲已由諒解而謀和，大家陷入一種經過強度刺激以後的睡眠狀態，一切都滿不在乎，甚至帶有嚴重性的消息，也沒有人再肯注意，故所謂喪權辱國的事情，此次協定，不過稍少啓其端，頹墮民族心理，陷民族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來日大難，蓋有不堪設想者。

喪權辱國雖爲至可痛心的事，果能自審其爲喪權辱國，而含悲茹痛，忍辱吞聲，自振自勵，發憤圖強，期之以相當歲月，終有伸雪之一日。考之史實，我國對外戰敗時，如「肉袒牽羊」，如「青衣行酒」，又如「和親納幣」等等，所謂喪權辱國的事情，滿載史冊；其

在歐西，遠者姑不論，即以一八七一年之普法停戰，一九一八年之德國求和，及俄國共產革命後之俄德休戰，戰敗者從無有利條件，惟其一經喪權辱國，莫不痛快自認其喪權辱國，故能於數年數十年後，輒能轉弱爲強，轉敗爲勝，倘或喪權辱國而不自知，或識之詭爲不識，甚或率天下之人以爲僞，其趨於內虛怯而外不示弱的領域，將終於喪權辱國末由自拔，在歐西如羅馬傾覆之時，在我國如明社將屋之日；我故曰喪權辱國不足患，倘喪權辱國而不自知，或知之而詭爲不知，甚或率天下之人以爲僞者，則不爲羅馬第二，必蹈朱明覆轍！

蘇聯的危機

美國伊士底曼 張自忠重譯

一 工業發展的動率

【社會主義的主要物質，就是能夠改革農業的，龐大的機器工業(註一)】。

註一：伊利支全集十八卷，第一章，316頁。

在目前最初的階段和在一定的歷史情況——資本主義的鎖鏈和世界革命還沒有到來——裏面，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條件就是：工業化底速度，在不久的將來，足以急速地保證下列幾個至低限度的問題得以解決解決：

1, 國內的無產階級底物質地位，應在絕對和相對兩方面加強起來，這即是說：在業工人的數量要增加，失業工人的數量要減少；改良工人階級底物質水準，而且特別要將牠的住居地位擴大到能接觸衛生的標準。

2, 在工廠，運輸機關，及電氣廠裏的工作，至低限度要同全國底增大的要求與財源并行不悖。

3, 農業應在某種程度之下，可能讓渡到一種更高度的工業基礎，并且要保證工業能得到更多的原料來源。

4, 對於發展生產力的問題，對於技術的問題，和對於改良工人階級及勞苦羣衆的物質條件的問題，蘇聯不應落於資本主義國家之後，反之，在最近的將來應趕過牠們。

5, 工業化應足以保護國防。而且特別要適當地發展戰爭工業。

6, 社會主義者，國家，和合作的元素，應有系統地增加起來，把前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元素之別種東西資本主義及前期資本主義排斥出去，壓抑下去，且轉變過來。

姑且不管在工廠，電汽化及運輸機關方面的相當成功，然而工業化實還沒有達到必需的，可能的發展。工業化底目前的動率以及指定在將來要達到的動率，都顯然是不適當的。

沒有，而且也當然不能有這一種政策：能允許我們可以解決我們對於一種打擊的一切困難，或准可我們能越過我們的工業與文化底有系統地所提倡底延宕的時間。但是；我們在工業與文化方面的落後，却要求我們要有一種例外緊張的努力與手段，真實地按時地集中我們的一切財富，正確地利用一切財源以達到我們國家底最快的可能的工業化。工廠生產品底素來缺乏，以及運輸機關，電汽工業及建築底瞠乎人民底，國民經濟底，和整個社會制度底要求與需要之後，都正式地刺住了我們國家底全部商業的流通過程。這不能實現農業生產底商品化及把這部份的商品輸出到他國去。這把收入的商品局限於極端狹隘的範圍裏，把生產品底價格與消費都提高了，使得 Chervonetz 底不安，攔淺

產生力底發展。這把無產階級及農民羣衆底物質條件底一切改良，都停滯起來，這產生失業底可怕的成長，和毀損種種生活條件。這暗損着農業的工業，而終於使我們的國家削弱防衛牠自己的能力。

工業發展底不妥當的動率，會轉而遲延農業底發展。同時，沒有農業生產力底決然的增進，沒有一定量數的生產了的商品，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二 生產品底價格

工業化底必然的加速度，如果沒有系統地堅決地減低生產品底消費，批發與零賣方面的價格，且使之與世界價格相一致是不可能。誠如這樣，那裏就包含着有兩方面的真實的進步問題：促進我們的工作到高度的技術基礎，和更加滿足勞苦羣衆底要求。

現在就是要把這無意義而不堪視聽的紛擾，即反對派所希望提出的價格，要把來弄得個有結果的時候了。黨對減低價格在意慾上是絕對贊成的，但是祇有這個意慾是不夠的。政策不應祇給意慾來判斷，倒應給結果着判斷。減低價格的目前鬥爭底結果，逼到即如統治團的重要團員，都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我們還不是隨着這種政策而失了大宗款項麼？『幾萬萬盧布跑到那國去了？』布哈林去年正月間這樣質問着。劉茲德克對於這同樣的問題也隨布氏之後而說着：『在批發與零賣的價格中間會變成什麼樣的差別（註二）？』隨着商品底素來的缺乏，一種突然而呆笨的，假借官方的勢力所減低的批發價格，同時，這已減低了的價格，大多數又不能達到工人和農民的手中，自然會貽國家工廠損失幾萬萬盧布。在批發與零賣的價格中間，特別在私有商人的手中，這結果的差異是這樣複雜到恰恰能證明在國家工廠底手中可以收得一部分貿易利潤的觀念。根據過去幾年來底整個經濟的經驗，這無可置辯的結論是：要求趕快克服不平均的分配，增加工業生產品底數量，加速度的發展工業。這才是真正減低批發和零賣價格的唯一道路，這也是減低去年增高的趨向，比降低的趨向來得利害的，生產品底消費的唯一道路。

註二：1927年三月三號出版的政治局底報告，頁20——21。

三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五年計劃

在十五次聯共大會底議事日程裏，這發展國民經濟底五年計劃底問題，應適當地能提起黨來注意的中心問題。這五年計劃還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而且就根據我目前的形式也將難以承認。然而，在牠最正規而完成的情形之中，牠對於目前的經濟領導權，却提供出有基本的觀察。

根據這五年計劃（1926年1,142百萬，1931年1,205百萬），『投資於工廠的資本』不會逐年增加起來。而且，這種資本以其比之以投資在國民經濟方面的總額，則會由36.4%跌到27.8%。根據國家的預算而投資在工廠方面的純投資，依照這種計劃，在同年就會約莫由200百萬盧布跌到90百萬盧布。生產品假定在指定的年內，每年由4%增到9%——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最進步時期的生產率。於是絕大的利益就包括在國有土地，國有生產手段，國有銀行企業，以及中央化行政機關——即是由社會主義革命方面所得

出來的利益——在這五年計劃裏幾乎找不出牠的解釋。

在目前非常不好的，工業生產品的個人消費，在五年當中，充其量祇能增加12%。1931年的棉織品底消費(其消費量在戰前佔97%)，在美國，會五倍地少過1923年的棉織品底消費。1931年的煤的消費比之以德國1923年的，會有七倍的減少，若比之以美國在1923年的，則會有十七倍的減少。生鐵的消費，在德國約莫減少四倍，而在美國則減少十一倍半。電力底生產，德國會減少三倍，而美國則會減少七倍，五年末的，紙的消費會等於戰前83%。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十月革命後十五年的情形。要增進十月革命底紀念底光榮，這區區的，算不得什麼的樂觀的計劃，簡直就等於你們在工作着反對社會主義的工作。五年計劃所預定要減低的17%的零賣價格，作算就可以實現出來，然而在世界價格與我們價格的中間也難有一致的關係，即世界的價格是低過我們的價格兩倍半到三倍之間。

即如這算不得什麼的減價會實現(不過是五年計劃的預定)，五年計劃所計劃出的失敗的工業生產品，實不能抵償我們這個國家一年在財政上所必需的400百萬盧布的數目。假如你一反想到目前批發的驚人的價格在五年的過程中要減低22%——是比較適當的減價標準——那結果就會光是生產品的量數就不能與整個財政相抵。要使不發生什麼損害，那末，這樣的『不均衡』，顯然就包含有不斷地增加零賣價格底泉源。五年計劃允許農民在1931年約莫可以出高一倍半的價格而享受戰前工業商品量。至於對於大工廠裏的工人，這五年計劃則允許在五年末的，在徒有其名的工資底下，可增加33%，這種增加當然沒有顧到連這樣減低了的價格的商品，亦都得不到的人。在供給與需求中間的不平衡，依照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計劃，要以提高工人目前所支付的地租量兩倍半，即一年約莫可以增加400百萬盧布而克服下去。眼看生活優裕的一部份人民的購資力增加起來了，計劃委員會底官僚們便會打算以停止工人底真正的貨幣來糾正那樣的情形。我們難以相信工人國家底負責機關，竟會提出這樣的方法來恢復市場底均衡！所有這樣的觀察方法必然使得一般消費的人，會在鏟除國外貿易底壟斷底毀滅行程中，再找一條出路！

五年計劃裏所要建築的由六千到七千里(這一里約等英國6629 Mile——譯者)的鐵路——這還計不上由1895年到1900年五年中要建設一萬四千里的鐵路——這不單站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底觀點，即如就站在主要省份底最基本的經濟要求方面說來，都是意味着危險的不救。

不曉得是走這路呢，還是走那條路——這樣的迷路，就是國家機關實在領導我們的經濟發展底真正的態度。這就是我們目前的領袖底政治路線的真實面孔。

四 蘇聯與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

擺在目前的，兩種不能調和的，可怕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長期鬥爭中，其結果，在最後的分析，會給每個制度底下的勞動底相對的生產力決定下來。而且這在市場條件之下，也可以給我們國內價格與世界價格的關係測定出來。就是這基本的事實，所以列寧在他最後的一次講演他曾警告黨道：『將來的「問題」應以俄國

市場和世界市場來解答，說到這世界市場，我們為牠所屈服，我們為牠所束縛，我們也不能解決牠的壓抑（註三）。根據這個理由，布哈林所謂我們無論什麼制度，甚至於螺旋的制度，都可以走到社會主義的觀念，簡直是小資產階級玩弄筆墨。

註三：列寧全集十八卷，第二章，33頁。

我們不能逃開資本主義的環境，這資本主義環境已經在各民族裏佈滿了獨佔的經濟。完全因為牠的獨佔，所以，這樣一種經濟就會被逼於極端地走上遲緩的前程，而結果會碰到不是軟弱，便是強大的壓抑，不單是資本主義的陸軍與海軍的『干涉』，且最要者倒是賤價的資本主義的商品。



消痰鎮咳

片 敵痰

露

中西大藥房發行

（露）每瓶一元五角
（片）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

多年積痰·細沫白痰
稠膩之痰·濃厚之痰
以及一切頑痰速服此痰
敵藥片必能消除淨絕
劇咳音啞·乾嚕喉癢
夜嗽失眠·氣急哮喘
以及久咳成癆速服此痰
敵藥片立見鎮定全愈



花露香水

名雖花露實係香水
既為夏令衛生
之必需
更屬閨閣化粧
之要品

格請全國特約經理及代理處

中西大藥房發行

春秋齊鄭滕諸國土地制度與政治區劃

徐心芹

通典云：『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秦兼諸侯，三分居一。漢方六國十分無三。』——續漢書郡國志注：『周之極盛，民口千三百七十餘萬，平王東遷至莊王之十三年，凡千一百八十餘萬。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併。當春秋時，尙有千二百國。（劉昭案千二百國未知所出，周之始蓋千八百國，至春秋尙有數十。）……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勳以萬計。（下略）』以如此鉅額之人口，僅由數十國私爲己有。其所以度地居民，封疆自保，勢亦不能不有良好之統治制度可知。故禮記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凡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鑽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葉適別集進卷曰：『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

然商鞅之前，可法者尙有齊，管仲與鄭，國僑（卽產子）。茲爲表如左：

1. 管仲治齊之分土城民（請參證陳漢章先生上古史）

國	軌	五家治以軌長	鄙	邑	三十家治以邑有司
里	十軌治以里有司	卒	十邑治以卒帥		
連	四里治以連長	鄉	十卒治以鄉帥		
鄉	十連治以鄉良人	縣	三鄉治以縣帥		
制	帥	五鄉治以鄉	制	屬	十縣治以大夫
		二十一鄉共四萬二千家			五屬共四十五萬家

右見齊語，管子小匡篇。言參國同。五鄙則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下文又言邑卒鄉連屬，皆有誤字。蓋國侯三鄉五大夫。三鄉旣爲參國之三帥，五大夫必爲五鄙之五正，三鄉爲縣，非三鄉爲屬也。立政篇又曰：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帥；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乘馬篇曰：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爲部，五部曰聚，五聚曰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

。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度地籍又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管子必幾經審度而後變通周禮之成法；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五屬亦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並見齊語）其說以爲爭天下者，性先爭人。（霸言）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蓋管仲深知農民土著與統制士農工商之法，使人人安土重遷，衣食無慮，而國事自可由少數統治者把握全權。而四民均無異志。（請參看拙著農本主義與農業政策。）但在封建諸侯中，亦未始非息民安俗之善法？

2. 國僑治鄭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附周禮本法

比 五家有比長 閭 五比有閭胥 族 五閭有族師

黨 五族有黨正 州 五黨有州長 鄉 五州有鄉大夫

伯國二鄉。凡二萬五千家。內十州，五十黨，二百

五十族，一千閭，五千比。

鄰 五家有鄰長 里 五鄰有里宰 鄣 四里有鄣長

鄙 五鄙有鄙師 縣 五鄙有縣正 遂 五縣有遂大夫

伯國二遂，凡二萬五千家。內十縣，五十鄙，二百

五十鄰，一千里，五千鄰。

遠外郊

鄉內郊

左傳襄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杜預注：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案子產修明周禮，分部都鄙居民，不徒在車服尊卑，國都田比閭族黨州鄉法；鄙野用鄰里鄣縣遂法，故云有章。章如億二十五年傳所云王章，王章卽周禮也。襄三十一年傳言，鄭人游於鄉校。其居民之法，皆以五家起數野司寇各保其徵，鄉野卽都鄙。其居民之法，皆以五家起數，故曰廬井有伍；井田輔以溝洫，故曰田有封洫。無曠土，無游民，國有六職，民有九職，故曰上下有服。傳聞簡略，杜注未明。且鄭與人之誦所謂：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者。富之教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

以上二家，一變周禮；一用周禮，皆能治其國民。其後

有孟子與鴟冠子論居民之法。

孟子梁惠王上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滕文公上篇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穀梁，宣十五年傳述之云：方者什一，藉而不稅。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公田爲居井窳葱韭盡取焉。韓詩外傳述之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

里而為井，共田九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廩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媒；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公羊傳注又述之云：井田之法，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廩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井田之義：一無泄地氣；二無費一家；三同風俗，四合巧拙；五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環廩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春秋井田記又云：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廩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蓋孟子之意在復古。荀子王制篇亦同：順州里，定廩宅，養六畜，開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

鵜冠子之區劃：

- 伍 五家 有伍長 案宋書百官志：諸官府至郡，各置
 - 里 十伍 里有司 五百，以象古鄉行旅從。古今注：
 - 扁 四里 有扁長 五人曰伍，伍長曰伯。周禮司服注
 - 鄉 十扁 有鄉師 ；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 縣 五鄉 有嗇夫 是伍伯本古旅帥之遺名，非即伍長
 - 郡 十縣 有郡大夫 然古三丁一任征夫，兵制類今之
- 計一郡凡十萬家 徵兵，仍由土地制度化出。

鵜冠子意在述管子之法，而通于當時之郡縣。蓋當管子時，猶縣大而郡小，如周書所謂縣有四郡，春秋復反之。列國各有郡守縣令，守令不自秦始。鵜冠子稱縣嗇夫郡大夫，

舉周官名也。漢鼂錯言守邊備塞安中國民之策，言募郡縣之民徙塞下，復言古之制邊縣，使卒伍成於內，軍政定於外，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其所域民正用鵜冠子文，惟扁字作連，或古本字同管子，言伍里連鄉耳？茲揭示如左：

鼂錯之區劃及任官

- 伍 五家 伍有長
- 里 十長 有假士 候者軍候，古候人亦曰
- 連 四里 有假五百 候，餘參證前注。
- 邑 十連 有假候
- 十連凡二千家

鵜冠子之立法：「伍人亂家罪伍長；亂里罪有司，亂扁罪扁長，亂鄉罪鄉師，亂縣罪嗇夫，亂郡誅郡夫；柱國緣政，誅柱國；令尹害百姓，軫令尹以徇。鵜冠子楚人，柱國，令尹皆楚官名。（此文僅搜集相當材料未加議論，以後對井田制考據及參證後之批判另有文述之。）

寄某院長同學

（鹿原）

東來赤氣遍秦中。學步效顰意自雄。太息經綸未澈底。西京鐘鼓半成紅。（時主政秦中）
 男兒立志貴惟精。窮困胡堪左右傾。今日烏紗白下吏。當年紅帽面安城。
 百二秦關逐鹿忙。干戈滿地衆遭殃。池陽司令今何在。應記家山作戰場。
 靖國軍與種禍胎。紅流又復接天來。幾番元氣摧殘盡。民到於今尙饑災。

八卦爲原始語根符號考 (中)

周了因初稿

本文原名爲八卦之起源心芹兄改爲『八卦爲原始語根考』，意有未盡，故增『符號』二字。

前期有許多錯字，尤其第十頁第三第五兩行中兩個「八音」皆爲「八卦」之誤，以致把原意都弄得明白了。故特爲改正。

世界古代文化史研究，全書分二集，上集共十二節約二十萬字。初稿已畢，現在重新整理中。此爲全書之第一節。第二節爲「圖騰時代語根之推測」或可於七八期朔望中與閱者相見。又前期目錄，匆促促就現在亦略有改變，茲重錄於下。

- 一、一個舊方法
- 二、假定八卦爲原始人類語根之符號
- 三、易經損益二卦的證明
 - A、易經的體例
 - B、損益二卦與夬卦之關係
 - C、損益二卦之本義
- 四、一般的錯誤
- 五、八卦之世界性
 - A、八卦與檳形文字
 - B、八卦與創世紀

六、進一步的假定

B、損益二卦與夬卦之關係(續第五期)

但語根只是一種口頭的傳說，爲着便於縱的記憶，與橫的宣傳，他不能沒有一種符號。

我們已說過，所謂語根者他只是一種抽象的直覺的聲。好比我們說「火」，並不是專指着那有光與熱的火而言，他是包刮着許多對人類能發生火同樣感覺的事物而言的。所以火固可說是「火」，但也可說是「虎」與「苦」。——那麼，語根的符號要怎樣做呢？

用着象形的畫嗎？而語根只是一種抽象的聲，不是具體的形。好比「火」這一語根，他要畫成一星火呢，也是畫成一隻「虎」，或一株「苦」呢？

但抽象的聲雖不可畫，而發聲的口卻是有形象可畫的；「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繫辭上傳十一章。

前面已說過：原始人類的發聲方法是很簡單的。他只曉

得闔口是一種聲，闔口又是一種聲。於是，他畫了一條中央開開的斷線，(一)；來做闔口的符號。又畫了一條闔攔的沒有分開的全線，(二)，來做闔口的符號。

易經原是假定的書，而繫辭傳乃是依着易經的假定而作進一步之假定的。我們應曉得，一切學問，都起於假定的；而假定又因為「有所不知」。既然有所不知，則無法直接說明，而不得不利用譬喻。繫辭傳作者的時代，一來因「書缺有間，文獻不足」，二來因年歲久遠，歐亞道路隔絕，無法探索人類原始時代的共同生活，只憑片面的傳說，是不能澈底了解八卦的根源的。但一方面，又深知八卦為人類文化的起點，不能不有一種極度的假定——此即所謂「易有大極」也。因此，那本是「闔口」謂之坤，「闔口」謂之乾；終於被假定為「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了。然「口」假定為「戶」，這也正是相近的可「通」的假定啊。

而且闔口之聲，並不止於坤；如「陰」，如「柔」，皆闔口聲。闔口之聲，也並不止於乾；如「陽」，如「剛」，皆闔口聲。故乾坤二聲，也只是一種假定之聲。

由上的說明，我們是可以明白八卦的根底，——這兩種符號的由來了。——但所謂符號者，應當是兩種發聲的形象。那麼，為什麼，為什麼不叫做「兩象」，而叫做「兩儀」呢？

儀者法也。八卦的根底，雖是兩種形象，但人會因這兩種形象，而懂得發音的方法，所以象也就變做儀了。象是靜的，法是動的，因靜生動，由動生變，此之謂：「一闔一闔謂之變」。

但變的結果是什麼呢？

人類的發聲方法，並不止於闔口兩種。由簡易以至於繁難，這是自然進化的定律。人類自懂得闔闔二法以後，因為時常發聲，由於經驗的獲得，他會懂得同一闔法，有半闔全闔之別同一闔法，也有半闔全闔之分。於是，他以(一)表示半闔以(二)表示全闔，以(三)表示全闔。這麼一來，(二)與(三)兩種方法，在不知不覺中，使人聯想到上下唇的形象上面去了。——既然是形象，則順着形象走。他曉得人在發聲的時候，有些聲是上唇不動，下唇向下開的，於是，他畫了一但上闔下闔的形象，(四)。反之，有些聲下唇不動，上唇向上闔；他畫了一個下闔上闔的形象，(五)。

於是，人類闔闔二線以外，又創造了(六)，(七)，(八)，四象了。故繫辭傳說：「兩儀生四象」。但繫辭傳又說：「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下傳第三章。

人類所以創造四象，並不是僅創造了完事，他是要利用這四種形象去想像發音的姿勢——形象的。於是，四象終於似兩儀一般的，由靜的象，變做動的像，而且逐漸地產生了八卦了。

X X X X X X X X

人憑着兩儀與四象的發聲經驗，他會曉得口所以能發聲，是靠上下唇的闔闔，與舌的伸屈的各種姿勢的。因為發音的姿勢有闔與闔，伸與屈……等「相對性」，而連續地體驗到他所發的聲，也有陰與陽，或柔與剛。莊子說：「易以道陰陽」。故繫辭傳的作者，亦與莊子一般的以陰與陽「假定」是聲的「相對性」。闔與屈的聲，屬於陰性。反之，闔與伸則屬之陽性。

兩儀的第一線是闔線，他的聲假定為坤。闔屬陰，故坤亦屬陰。第二線先坤後乾，此陰之所以先於陽，而合稱為陰陽也。蓋坤乾後變為乾坤，道家執於陰陽，遂仍其舊，因不知所謂陰陽乾坤諸名詞，皆為假定故也。然則道家之源流遠矣。

(按)中國相傳騎牛出關之老子，與彩衣戲舞之老萊子，當為創世紀中約瑟之化身，約瑟因曾穿雅各所賜之彩衣，且被買到埃及去。創世紀之以撒，為商人祖先湯之化身，拉班為堯帝，雅各即舜也。至著道德經之老子，當為另一老子，史記謂為周太史儋，其言是也。此故事，當於本書第五章中詳論之。

因為這樣，我們得到下面這個定例：

闔……………(一)……………坤……………陰……………(或柔)……………
 闔……………(一)……………乾……………陽……………(或剛)……………

我們既知陰陽之別，然後再來說明這八卦中的第一卦，

(三)。

我們曉得，人類當然是先有聲，然後有符號。而聲是起於「人心之動」，人心之動，又是「物使之然」。在作易的時代，中國人對於八卦的聲，應當還有一種口頭的傳說。而這傳說，☰這卦的聲，應當是「坎」。

「坎」這聲是「何物使然」呢？

中國字典有許多形聲的字。一半是聲，一半是形。如「江」與「湖」，水是形，工胡是聲。如椅與棹，木是形，奇卓是聲。坎字从土从欠，應當土是形，而欠是聲。

又坎，坎，飲，古皆以「欠」為聲。

「正韻：坎苦咸切，音飲。」

「集韻：損古作坎，苦咸切，擊也。」

然則欠當為坎坎飲之共同語根，不過後來因意義的分別，故略有轉移耳。所以我們如果知坎聲之由來，則當先曉得「欠」這字的原意義。

「說，文：欠作，无。張口悟氣也。从儿，上出形。」

徐曰：悟解也，氣壅滯欠去而解也。」

蓋人氣乏則欠，欠則有聲，所以「欠」聲應起於工作疲倦之時。坎者穿土之穴也。古人居於穴。葬於穴。繫辭傳說：「上古穴居而野處。」檀弓說：「其坎深不及泉，」然則坎之所以音坎者，應當起於穿土時的欠聲。正韻：「欠本去創切，謙去聲，」今閩南人尚讀坎為謙去聲。欠，坎固同一語根，惟後人造字，因其意義不同，遂由欠而坎，由坎而坎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繫辭上傳第五章。

雖然我們曉得「字」只是一種名稱。好比有人錯叫了我

是王君，或林君，而我還是我，與我的身上是毫無關係的。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說：「名稱有什麼？」(What is in a name?) 正似玫瑰花若易以他種名稱，其香味還是一樣的——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簡單，一個名稱之所以與某種事物連合在一起，他並非一朝一夕之故，他應有他歷史的起點與完成。現在，專就「善字來說。廣韻：「善，良也，佳也，」佳與良為什麼不叫做「惡」，而叫做「善」呢？ (待續)

皇象章草急就篇石本之研究(一)

欲立

急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與司馬相如之凡將篇。李長之元尚篇。楊雄之訓纂篇。皆為是正文字取便小學之作。至宋王愔。乃云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解散隸體。蠶書之。章草之始也云云。蓋誤於後人多以章草寫急就篇。取便臨習之故。其說已為前人所駁正。無俟贅矣。今世凡將元尚訓纂及秦時李斯等所造倉頡爰歷博學諸篇皆亡。惟急就篇獨存。正以唐以前，草書書帖。傳習者多唐。以後。有顏師古之註。王伯厚之補註。故幸得流傳。不至於亡。顏師古云。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是唐時流傳者不止一家寫本。顏氏猶及見之，亦云幸矣。宗淳熙時。歙人羅願題趙汝誼刊本後云。此書舊分卅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世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訛脫。存者卅一章而已。蓋謂宋時所流傳之石本也。

宋後至今。又數百年。此石本又何可復見。予今所見。流傳雖不甚廣。而石刻尚在。較為易得者。厥為松江縣明正統時吉水楊政所刊真草並列之本。楊本據宋宣和二年葉夢得氏所參較以正書並列之刻。葉氏自跋云。中間臨搨轉寫多。不無失實。是葉氏所據。原為石刻無疑。而楊政刊於松江時跋云。此帖吳皇象休明師杜伯度書。逾麗沈着。真草並列。優入神域。並不分別真書為葉氏所列入。而遽云真草並列。優入神域。亦云妄矣。此石刻外。又見近人以兩藏本合印之本。一為余越園所藏。有梁在公跋者。一為沈子培所藏。前後有沈氏自跋數段者。兩本合校。的為一石。沈氏目為元明舊刻。誠非妄語。梁氏謂為唐摹宋刻而明搨者。則尚有待於攷驗也。按王伯厚玉海急就篇補註四卷。首列宋太宗御書卅四章原文。下附皇象碑本。顏氏註本。黃魯直本。李仁甫本。朱文公刊於

浙東本。五家互校。載其異同。此為淳熙十年天水趙公汝誼刊行。王氏據以補註之本。所云碑本。似即此本。然頗有碑本與各家不同。而不見舉正者。亦有碑本顯然訛謬。而亦未見指出者。復有碑本所無。而趙刻據以校列者。然則當時所見石刻。並非此本。而此本則祖述當時所據之本。而展轉傳刻。以訛沿訛者。無可疑矣。此本與楊政所據之葉刻互校。殘缺漏脫之處。絲毫不異。或者葉氏所據。即此刻歟。然則此刻亦宋時之刻。葉氏所謂臨搨轉寫多不無失實者。亦謂其不可盡信歟。誠如是，則今世所見章草急就篇。此為最古。而尚非其真。吾人當視之如虎賁之與中郎可耳。欲求章草之近古者。其惟清內府所出之史孝山出師頌。後有朱元暉審定記文者。為可共語耳。

廿二年五月廿日草此文。

現代英國新聞主義 Journalism 概況

並論 humanity 人道主義——及——非

人道主義 de humanize

張資平

戰後新文學的發達，在戰前已經萌芽了。它的真正的源泉是在十九世紀的末期。這是一般極留意於歐戰前後的文學史家的觀察。在法國，於十九世紀時代，文學上和美術上都有 Dehumanizing 的傾向。由於自然主義及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遂產生了二十世紀之新文學及藝術。由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之法國新文學運動，總稱之為象徵主義。其次改名為立體主義。Guillaume Appolinaire 的新文學，最初曾稱之為立體主義，到後來，則改用他本身所發見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e) 在英國的青年，凡有志于文學及美術者，皆着眼于這些新的運動。

在世紀末，最初介紹法國的新文學及美術與英國的，有 Symons, George moore Henry James 等。此種介紹對於英國之 Edwardian 時代的新文學發生了影響。

Ford (Madox Ford) 於 1908 年發行 "The English Review" 雜誌，開始對於文學，美術，戲劇有新的貢獻。並介紹 Pound, Flint, D. H. Lawrence 等的作品。

紹介立體主義以後的歐洲新文學，美術的，有 Hulme, Ezra Pound, Wyndham Lewis, Eliot, Bell 等人。這個時代是在 1910 年以後。志望文學及美術的青年都羣集於 Cafe Royal, Soho, Tottenham Court Road 及 Coptci 等處之意大利酒館，討論 Picaso, 陀斯妥以夫斯基, Appobnaire 等的作品，極一時之盛。

與劍橋大學有關係之新文學運動有 Hulme 其人，其次則有，以 Virginia Woolf 為中心的 Blooms bury group。Virginia 和 Woolf 結婚之後，兩人在 Richmond 開設出版所，名為 "The Hogarth Press" 遂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學的源泉。

1913 年，發行 "The Freewoman" 雜誌，由 Miss Harriet Shaw Weaver 和 Miss Dora Marsdon 主持，作婦女運動。Pound 則勸她們創刊除社論之外，皆宣傳新文藝之雜誌。因是 miss Marsdon 只當名義上的主筆。副主筆 Richard Aldington 實主持一切。於 1914 年一月一日發刊有名的 "The Egoist" 創刊號。同年七月 miss Weaver 改任主筆。至 1916 年六月，則以 T. S. Eliot 為副主筆。故 "Egoist" 及該社之出版物實為戰後的新文學的泉源與此出版有關係者，有 Richard Aldington, Pound, Flint, James, Eliot, Wyndham Lewis 等人。批評及介紹近代之詩，小說，美術，音樂，古典文學及法國文學等。聯載 Joyce 的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及 Lewis 的 "Tarr" 等之新小說。

1914 年六月，以 Lewis 為主筆，在 John Lane 書局出版 "Blast" 雜誌，至 1915 年

出第二號之“戰爭專號”後，便停刊了。這雜誌的傾向名 Vorticism，（哲學上之旋渦主義，及藝術方面之旋渦派，）極端地宣傳 de humanizing。與這個雜誌有關係者，為 T. S. Eliot, Rebecca West, Pound, Epstein, Gaudier-Brzeska 等。今日作單行本之“The Enemy of the Stars”曾在第一號之“Blast”中登載。

1916年以 Edith Sitwell 為中心，發刊“Wheel”雜誌，關係者以 Sitwell 兄弟 Osbert 和 Sacheverell, 及 Aldous Huxley, Wyndham Lewis, John J. Adams Sherard Vines 等為主。

在 1920 年以前，Frank Rutter 曾刊行“Art and Letters”。Rutter 是“Evolution in modern Art”的著者。（1926）“Art and Letters”的副主筆即 Osbert Sitwell。在詩的方面有 Richard Aldington 和 Edith Sitwell；在小說論文方面則有 Aldous Huxley, T. S. Eliot, Ezra Pound 等；在繪畫方面則有 Wyndham Lewis, Epstein 等之參加。

1919 年前後出版的“Coterie”登載新進青年的作品，有新舊兩派，而以青年詩人為主。Blunden 的“Kamas”（詩）即登載於此誌。Flint 則作文批評 Aldington 之詩。Herbert Read 亦有詩作發表。後來又有所謂“The new Coterie”的雜誌出版。

John Middleton Murry 是在當時英國出版界極有勢力的人物。他本來不明白有所謂 Highbrow 的理智主義的新文學。他不喜法國派的 decadent 文學，亦頑固地說，Baudelaire 對於英國文學全無影響。他反對世紀末的文學，亦反對在二十世紀之最初十年間有勢力的，以科學或社會學的人生觀為中心的大作家們。他似傾向新浪漫主義。又當他在牛津大學的時代，曾發刊“Rhythm”（後改為 The Blue Review。）其次又曾當舊式雜誌“Westminster Gazette”的文學批評的主筆。當歐戰時，充泰晤士報之記者，駐居巴黎。戰後，“Athenaeum”恢復出版，亦由他充主編。在另一方面則為“Nation”及泰晤士之“Literary Supplement”撰稿，極有勢力。1913 年發刊“The Adelphi”雜誌，（1929 年改稱 New Adelphi，但至今日仍改為 Adelphi。）上述兩刊物今已合刊為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in incorporating the Athenaeum, 為研究文學者之重要的參考。Aldous Huxley 在 Murry 部下，編輯“The Athenaeum。”Murry 之出版 Adelphi, 其目的之一，是在欲 D. H. Lawrence 為之寫作品。Murry, Lawrence, Huxley 三人之關係甚深。前述 Madox Ford 的“The English Review”亦登過 Lawrence 的作品。總之 Murry 及 Madox Ford (Hueffer) 等，不如 Lewis, Eliot 等之有新的意義，而只是常識的，通俗的作家。到後來有一個作通俗文學的中心的人物，即 J. C. Squire。（筆名 Solomon Eagle）他曾主編“The New Statesman”後於 1919 年十一月創刊“Loddon Mercury”，這雜誌亦是專鼓吹富於從前多數出版業者所有的通俗趣味的文學。

在今日，研究英文學的人們視為最重要的刊物是，1922 年開始以 T. S. Eliot 為中心的“The Criterion”。至 1926 年改名“New Criterion。”至 1927 年再改名為“Monthly Criterion”。但今日則仍用最初的名稱，改為季刊了。Eliot 的“The Waste Land”初在這刊物發表。

戰爭前後之新文學運動產生了新的藝術意識及文學意識。故文學意識在戰前十年與戰後十年之間，有極大的差別。宣傳新的文學的作者及作品有如下之著述，可以參考。

西安通信

啓秀

誰家子弟能讀書？

一個學生入學
兩員大官作保

在生存競爭的人類社會裏，個人之所能夠立足，國家之所能夠存在，其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識了。因而在目前的任何國家，都是以「普及教育」為目前最緊急最重大的任務。現在的歐西及日本各國都是「義務教育」及「強迫教育」相繼並行；並且加強了速度在施行這普及教育的工作。好像在自己國裏有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便是自己國家的奇恥大辱。因而他們不但普遍的設立着學校，同時在寒假暑假，作長途的免費旅行；在工餘課畢，又設下許多的補習學校，處處都表現出教育的工作在很迅速的過程上推進着。要是回首來看到我們中國，那便是可憐極了。尤其是在文化落後的西北，在近幾年來的教育情形，若果你還有人的理性，看見這種殘酷的教育情形，必然會替西北青年哭！西北十餘年來，接連不斷的遭着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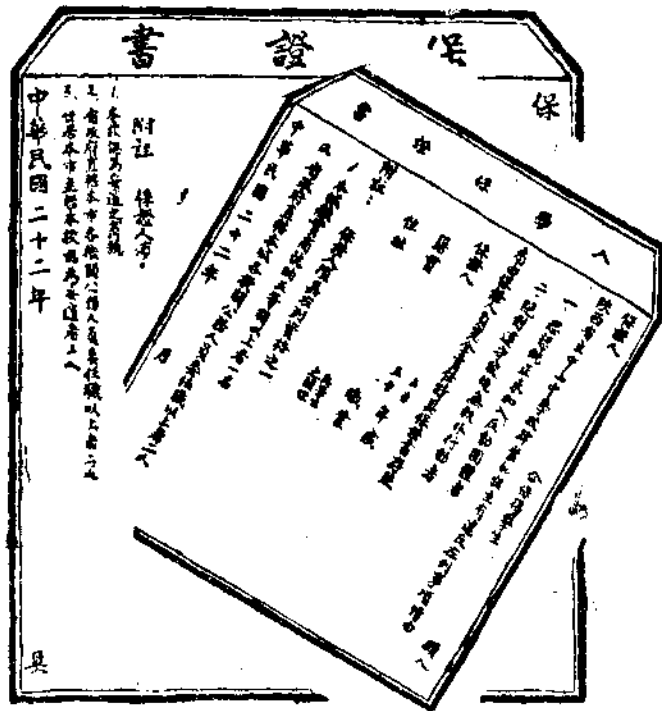
災旱災，農村裏是十室十空，有時走上幾十里路程竟然找不到一個人家，農村可以說是破壞無餘了。但是苛捐雜稅就在這破壞無餘的鄉村裏還比以前加重二十倍，三十倍的勒索着。整個的鄉村中除了鞭打繩拴的逼款聲，和農夫的叫苦聲之外；從來不會聽見有讀書的聲音！所謂教育，完全是停擺了。在城市中，表面上那有名無實的學校的門雖然還開着；但是因教育經費的不發，學校完全變成了城市的裝飾品，這是一般的情形。但是，西北的青年西北的青年的父母，他們總確切的認為「人不學，不如物」這兩句老話是絕對的對。所以在他們千辛萬苦中總要設法使自己的兒女去入學讀書；不讀書便是自取滅亡，所以為父母的，凡是有一分力量，都要把自己的兒女送到城裏去入學，這是西北一般作父母的苦心！

西北的社會，還是一個很落後的社會。社會的組織，很少有甚麼變更。所謂「農之子恆為農」，「官之子恆為官」。官與民之間直到現在還是一條極闊極深的鴻溝，這是西北上一般的社會情形。現在我卻要特別報告我們中山中學的一般情形了。中山中學是建築在西安城內的北大街，據老同志說這原來是叫「成德中學」，是陳樹藩督陝時建築的。學校是陳樹藩個人私立的，經費是由他個人捐出來很多的田地。每年所收的田租作經費，不依靠任何機關。輕費是很充足的，所以設備也很完善，教員也很好。因此「成德中學」在一般人的腦筋裏都認為是西安最好的一個學校了。所以這學校學生的數目，歷來就超出各學校之上。民國十五年北伐成功後，陝西省政府收沒逆產，便把這學校的田產收沒了。

遂易名為「山中中學」，於是由私立一變而為陝西省立。這個學校，因為有牠歷史上的榮譽，所以自改為省立之後，學生的數目，依然超出各省立學校之上。直到去年下學期（民國二十一年下半年）放寒假的時候，還有八百多同學。今年呢？（民國二十二年春季）同學的總數不足二百了！這樣一個慘悲的現象是怎樣來的呢？看了下面的一段說明就會明白：

西北的學生，十分之九都是由農村中出來的，農村因為近幾年來，天災人禍相繼並攻的完全破產了。這種事實反映到青年的腦筋中去，使一般青年都感覺到自己生活的恐慌與自己前途的暗淡。因而他們的求知慾是非常的急切。而學校呢？實際上成了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工具，爲了節省經費以飽私囊，所以不請好教員，不設備學校。而且那種教員所講的，大都不合學生的欲望。因此便在師生之間常常就發生了衝突，而教育當局便認爲這種風潮是少數不良份子鼓動的。所以在今年正月開學的時候，便來了一次詳細的祕密檢舉。凡是他們認爲不守校規的學生，便一律開除。這樣一來，中山中學八百多同學，只剩下四百

了。就是這四百，又要填一種極殘酷的「入學保證書。」下面就是這第一次入學時候的「入學保證書」原式：我們看，要找這樣的保證人。那末，由鄉下來的學生完全沒有讀書可能了！由破了產的鄉村中把高粱麵饅頭搯上到西安城來



有大教育家才忍心作得出來。因此，就是沒有被人開除的也因找不到上項所規定的保人終於失學了！學校當局以爲從此就可以沒有風潮了？但是奇怪得很！今年的風潮比往年起得更早，來得更兇。當學校開學第三個禮拜，即二月二十四的晚間。全校學生，去質問校長魏海，問他爲甚麼要無故的開除學生？他說他不知道，那是教育廳的命令。說他們是暴徒！學生說你一個人無故把四百多同學開除了，使他們失學。誰究竟是暴徒？「打」！就在這紛亂的情形裏，魏海被學生打得頭破血流，暈倒在地上了。於是魏海的走狗范仲子便跳過牆去叫軍隊，叫警察。范仲子說學生暴動了！不久學校被軍隊包圍了，又捕去了許多的同學。於是他們認爲上次雖然檢舉，還是檢舉不嚴；雖然保證，還是保證不週。所以又來了一次檢舉和保證。下面便是我們第二次的保證書的原式：

讀書，這樣窮的鄉下青年誰能認識省政府直轄本城各機關公務人員在委任職以上的兩個人！更有誰能夠認識本城殷實商號納五等捐以上的舖子！這簡直完全是拒絕全陝西的鄉下青年入學！這是辦教育嗎？這是普及教育嗎？這種辦法只

在那原來的兩項保證資格之外，又加了一條「世居本市並經本校認爲妥適者二人

。「爲甚麼要加這一項呢？因爲這次學潮發生之後，到處捉拿保證人，許多的保證人都開風逃竄了！所以這次的保證人不但是要省政府管轄本市各機關的官，而且要他們祖祖輩輩居住在西安市內的，他們是不易容逃走的！這樣一來，還有誰敢來保學生？這次的檢舉是非常的滑稽！問學生：「這次鬧風潮的是誰？你崇拜那一位教員？……」就在這兩句話的回答中，他們就決定了你求學的

命運！

這次檢舉之後，同學又減少了幾乎一半。學校也由校長改成委員制了，委員長是北同關百貨釐金局的局長羅端先。他是非常之會弄錢！他拿着收釐金的手段來辦學校。看學生好像看偷漏了釐金的犯人一樣，稍一不合他的意，對學生便拳打腳踢。因爲他和范仲子，胡雪松，身下都帶的有手槍。這便是我們中山中學的情形。請大家看一看！誰家的

子弟還能讀書呢？現在我們中山中學的房子空了幾百間，一概不准學生寄宿。各個教室都有武裝警察看守着。搖了上課鈴，學生才能入學校的大門。但是搖下課鈴，同學便須立刻離開教室出學校的大門。如果你在學校裏留一刻鐘，他們就說你圖謀不軌。尤其是范仲子那猴子眼睛望着你。請大家看！這是學校嗎？我們無知的小學生真不懂！

怎樣安慰鄉村教師

金岳

——寫在高爾基的「柴霍甫印象記」之後

「教育」這兩個字，我近來似很生疎了。年青的文人，正在忙碌地寫着「政府」與「主義」的文章，年老的文人，正在忙碌地整理他的舊時的掌故。是教育二字，不見打出名文人之筆，也就忘記於一般閱者之心。料不到朔望的編者們卻又「舊事重提」一般的想談談教育，而我也剛在閱讀一篇友人新譯的高爾基著的柴霍甫，他描寫當日俄國的鄉村教育的情形，也正與我們今日一切

主義都叢集於一身的中國，剛巧是一樣，於是，我就很有感奮的意味一般的，想向這些背時的不會存在於現代文人的心中的小學教師們談談幾句背時的話。因爲友人那篇翻譯，還不會公開發表，所以我也就先把他摘錄一段，以作中國小學教師們的寫照：

「有一次，柴霍甫叫我到庫廚克鄉下去會他，他在那兒有一塊小土地和一座兩層的小白屋。他指示他那裏的財產

給我看時，生動地說：

——如果我有許多錢時，我要在這裏替那位生病的鄉村教師建築一座療養院。你要知道，我要蓋造這樣明亮的屋子——非常明亮，有很大的窗戶和很高的天花板。有漂亮的圖書館，各樣樂器，蜂房，菜圃，菓園；可以研究農業，氣象學，教師應當知道一切，你佬，一切！

他陡然地緘默，咳嗽，從旁側視着

我，並柔利可愛地微笑着，他笑容異常地動人，時常使人特別注意到他的話。

——你不耐煩聽我的幻想吧？我是喜歡講這些的。如果你知道我們的鄉村怎樣需要好的，聰明的，有教育的教師——我們必須在俄國安置他於另一種的特殊條件之下，而且這需要快些做。如我們懂得，沒有廣大的教育，國家是要像那建築在鬆磚上的房屋那樣傾覆的！教師應當是美術家，藝術家，他自己事業底熱心愛好者。但我們所有的——只是一種苦力，對於教育沒有愛好的人，他到鄉村裏來教育兒童，就如像他是被充軍一般。他飢餓，畏縮，兢兢以失掉這塊麵包為慮。應當使他在鄉村裏是第一個大人物，使他能夠答覆農民的一切問題，使農民承認他有一種值得注意和尊敬的力量，使誰也不肯呼喊他……降底他的人格，如像巡警小富商，僧侶，署長，學校管理員，鄉長和那種名為視學，而毫不留心好些的教育設備，只關心到城區的通告之用心執行的官吏等所做的。只供給那種隨便叫來教育國民的人以幾個錢，豈不是很蠢嗎？

你懂得嗎？是要教育國民的，——不應當給這種人很襤褸地在外邊走，在

潮溼破漏的學校裏受凍打戰，窒息，着涼，得了三十年的瘋溼病，肺結核……

這明明是我們的一種恥辱！我們的教師，他一年中的生活有八九個月是像一個隱士，他不和任何人說一句話，他因孤獨而致愚鈍，沒有書，沒有安慰。他所招來的只是那些罵他不忠實的同伴的蠢話，就是那些狡猾用來恐駭蠢人的話！一切種種，對於那種要做大的，極重要工作的人的嘲弄是極可憎恨的。你要知道——當我看見一位教師，我總感覺得很不安地站在他面前，因為他的卑怯，因為他穿得壞，對於我，對像教師的貧窮都是我的罪過……真的！

他靜默，沉思，搖着手低聲地說：——那種愚拙的蠢笨的國家就是我們俄國。……

柴霍甫這些話，應當說在二十年前吧。在那時，我還是孩子的時候，這真是可異的事，據父兄的傳說，鄉村教師的地位，是逐漸地低落了。在我的父親中年的時代——大約三十多年前吧——鄉村教師的威嚴，正似柴霍甫先生所理想的那般的一模一樣。他在鄉村裏是第一個大人物，他能夠答覆農民一切的問題，他能夠使農民承認他有一種值得尊敬

和注意的力量。他的生活，他比較一般農民來的舒服，他是不會在潮溼破漏的學校裏受凍打戰，窒息，着涼，得了三十年的瘋溼病，肺結核的。

但三十年來，中國的一切據說都在革命着，——而對於鄉村教師的生活與地位，卻很顯明地由柴霍甫理想中的境界，而倒轉到柴霍甫當在俄國所親眼看見的現在的境界裏去了……

中國真有革命沒有呢？或者，所謂革命者，與小學教師的生活與地位是根本不相干呢？現象是越來越壞了。再五年，或十年，鄉村教師的地位，是更低落呢，或進步呢？——誰能給我以一個可信的答案。

鄉村的教師的學問，大半都是從城市教師得來的。但城市的教師，都是政治中的人物，或與半政治的，如買辦巨紳一般人物相勾結着，這是很明白的，在上海每個大學是帶有政治氣味的。由這種氣味製造成功的鄉村教師，去教育我們鄉村的孩子們，這是幸福呢，也是災害呢？

如果，我們認為人是跟着環境無時無地不在變化的，那鄉村教育是不重要的。因為環境一變化，他的智識也就跟

着變化了。但反轉來說，孩子的教育，是成人的基礎，則現在的軍閥，官僚，惡棍們的行爲，鄉村教師們應負一點相當的責任吧？

但責任是要負的，而報酬是什麼？

要待革命成功，政治走入軌道，教育經費，確定了根基，然後鄉村教育才有改革的希望嗎？然而，這希望也只是希望吧了。而且一方面在希望革命的成

人，這未免太過於犧牲吧。

用什麼方法，使小學教育明白了自己的責任，而如革命戰士一般的，皆耐受一切的寂寞，與貧窮，爲着全人類的幸福，而努力於他那神聖的偉大的事業，這恐怕不是中國一般政治家所肯做所能做的吧。正如柴霍甫所說得：『沒有書，沒有安慰，』書如可以安慰的，我們正要著幾部安慰鄉村教師的書呢？但這些書要怎樣做呢……

雖然是在寂寞與貧窮之中，我還是欣然地活着的——但我終爲我清苦的鄉村教師擔心。

我不曾做着柴霍甫的夢，我很願曉得鄉村教師心中的共悶。

中國現在的鄉村教師們，該不至於如柴霍甫所說的犯了三十年的濕氣病，或肺結核吧。

一個農民和兩個官

M. E. SALTUKOV 作
葉永蓁 譯

從前有兩個官。他們都是沒有腦子的，所以，他們有一天忽然覺得他們自己是被送在一個沒有人煙的荒島上，猶如坐着『天方夜談』裏的那隻仙鹿般地。

他們的一生都過在掌理文案的政務部裏，他們是在那裏生，在那裏教養，在那裏長大，因此，他們對於那『部』以外的一切事物一點都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只有一句話，就是：『伏上某某大人助鑒，敝職跪呈。』這幾個字而已。

可是政務部現在已經取消掉了，而那兩個官的職務也再用不到了，他們被辭退在空閒着。所以，這兩個退職的官就搬到聖彼得堡的普達雅斯克亞街 (Pod'yacheskaya Street) 去住。他們都各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廚子，以及自己的恩俸。

在這沒有人煙的荒島上醒轉來的時候，他們發覺他們自己都躺在天空之下。在最初，自然，他們不懂他們已經碰到了什麼事，而且他們也說得彷彿全無異樣的事情發生般：

『我昨夜做了一個多古怪的夢呀，閣下！』有一個官說，『那好像我是在一個沒有人煙的荒島下似的！』他的話剛出口，他驚得跳了起來，那另一個官也跳了起來。

『天啊！這算什麼意思！我們是在那裏啊？』他們驚愕地喊將出來。

他們互相撞，使彼此證實不復是夢了，最後，他們終於承認了這可悲的現實。

在他們前面是一片汪洋，在他們後面只一點點地。而那

點點地之後，又是一片汪洋伸展着。他們開始哭將起來——這哭，可說是從他們的「部」關門了之後的第一次的哭。

他們互相瞧瞧，大家都看見別一個人身上沒有什麼穿着，除了他的睡衣和一顆勳章從他那頸項間掛下之外。

「我們此刻實在是該用咖啡的時候了」，有一個官說。於是他又想起自己在這種奇異的境地，他第二次哭將起來了。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他哭泣着說。「就作算我們起草一張呈報罷，那又有什麼用處？」

「你要知道，閣下！」另一個官回答說。「你走那東邊去，我走那西邊去。到了晚上的時候，我們大家都走回裏來。這，也許使我們會找到一點什麼的。」

他們着手辨別那一方是東，那一方是西。他們記得他們部裏的部長曾有一次對他們說過：「如果你們要知道那兒是東，那末將你們的臉轉向北面去，那東便在你們的右手那邊！」但等他們要想找出那面是北，他們向着右邊轉轉，左邊轉轉，以及四方八面地團團的瞧着。他們因為一生都消磨在文書科裏，他們的努力全歸徒然。

「我想，閣下！最好的辦法還是你向右邊去，我向左邊去！」有一個官說。他不僅在那文書科裏任職過的，而且也在預備兵學校裏做過書法教師，所以他聰明一點。

這麼說，就這麼幹。一個官向右邊走了去。他一路走去撞見許多滿生着各種菓子的樹木。他心中很想摘一個蘋果下來，但牠們都生得那麼高，逼得他要爬上摘才行。他爬來爬去都是失敗，他所能做成的事只是撕掉了他自己的睡衣。于是他來到一條溪邊，這溪中正聚着成羣結隊的魚。

「我們如將這裏的魚統拿到普達雅契斯克亞街去，那真是一個奇觀呀！」他想着，口裏流出了饑液。接着他走進了樹林裏，他看見了鸚鵡，鶉雞，和野兔等等東西。

「天啊，可以吃的東西是多麼多啊！」他喊將起來。他的饑火更覺燃燒起來了。

但他不得不空着手走回那約定的地點。他看見那另一個官在等他。

「怎樣。閣下？你找到了什麼嗎？」

「沒有，只一張舊的莫斯科新聞，沒有旁的東西！」

這兩個官重新躺下來睡了，可是他們那個空虛的肚子不讓他們休息。他們的睡眠一半是想着那些現在拿他們恩俸去快樂的人們，一半是給他們在白天裏所看見的那些鮮菓，魚兒，鸚鵡，鶉雞和野兔之類的東西底回憶趕跑掉了。

「人類吃的東西，牠本來的原形是在空中飛的，水裏游的，樹木上長大的。那誰會想到呢，閣下？」有一個官說。

「對呀！」另一個官接上去了。「我也必須承認，我一向以為我們早餐用的包子，一生出到世界上來，就像牠們在餐臺上看見的那個模樣的！」

「照這樣推想起來，那麼假如我們要吃一隻野雉，我們最先必須捉到牠，然後殺掉牠，拔掉牠的毛羽將牠烤起來。但那，那是怎樣做的呢？」

「是呀！那是怎樣做的呢？」另一個官重覆着說。

他們轉而靜默下來想再睡着，可是他們的飢餓把睡眠逼跑掉了。在他們的眼前聚集着成羣的野雉，鴨子，小豬等等東西。牠們全是那麼的肥嫩，全是那麼珍重地殺掉，洗淨，

烤成；盤邊全是那麼的裝飾着許多橄欖，繙隨子，和醃菜。

「我相信我現在能夠啃我自己的鞭子下去！」有一個官說。

「皮手套也不壞，尤其是如果已經戴得柔軟了的！」另一個答應着，說。

這兩個官互相眈眈地在凝視着。他們的視線中放射出一種含着凶惡預兆的火燄。他們牙齒吱吱啣啣地在顫抖着，一種沉重的呻吟由他們胸口發出。他們慢慢地走近，忽然變成一種可怕的瘋狂。他們狂叫着，嘖嘖着，憤怒燃燒着。而那個會做過書法教師的官將他同僚的徽章咬下，吞了下去。然而直到了他們瞧見了血，才使他們的意識回復過來。

「上帝救救我們啊！」他們同時喊了出來。「我們決不是想互相將別人吃了下去，我們怎樣會到這種地步呢？」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互相講點什麼把時間消遣過去，否則，我們將會發生謀殺和死亡了！」有一個官說。

「那你先來，」另一個官答應說。

「你能夠解釋嗎，太陽為什麼先昇起來而後沉下去呢？牠為什麼不反一反呢？」

「你不是一個好笑的人嗎，閣下？你是先起來的，以後走你科裏辦公去，到夜裏的躺下睡，是不是？」

「但人為什麼不能反過來想一想呢？那就是說，一個人先要去睡，看見各種夢中的事物，而以後才起來？」

「啊不錯，當然可以。但是我從前在做官的時候，我老是這麼想：「現在是黎明了，隨後快要到白天，隨後要用晚餐，最後就是安息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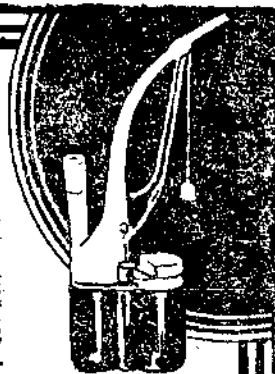
說到「晚餐」這兩個字，使他們想起了白天裏的遭遇。這兩個官想着都悲愁起來，所以他們的談話暫時停了一會。

「有一個醫生曾告訴我，人類可以用他們自己的精神能夠支持一個長時間」。有一個官重新開始說。

「那是什麼意思？」

(未完)

請吃國貨西菸



西菸青條夙稱九葉芸香草氣味芬芳可以避疫消瘴。向就蘭州自設菸廠揀選上等超莊高葉監督製造品質優良功效偉大開胃健脾化痰平咳實為吾人茶餘酒後必需之品。吸時煙精(尼科金)經水濾過不致有中毒之害。曾經科學家化驗證明且能避免喉嚨症之發生。極合衛生之道。一經呼吸自能舒暢思想。高明如遇疑難問題。立刻可決。甚至一灰之微。棄地即熄。與紙煙相較。絕無焚引火之虞。且有節省金錢之益。種種裨益。不勝枚舉。近數年來。香煙盛行。利權外溢。每歲漏卮。何止數千萬金。當此國難期間。欲挽利權。而臻漏卮。是在吾同胞之提倡本貨。尤在吾同胞之吸食西菸。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南京市王家碼頭
上海泰隆福記西菸號啓
電話六五一號
蘇州福泰昌西菸號
住閩門南大街

鐵窗落日

余慕陶

這是五月七日午後的事體了。

不曉得是時局緊張呢，抑是懲戒場裏的定例，他們在這兒住了十二天之後，陡然被許多獄卒引到樓下的草地上釘腳鐐了。

獄卒來時，抿着嘴，悻悻然，祇說聲趕快集合到樓下去。這在他們腦筋裏，早就意識到有一種惡兆。然而他們是籠裏的烏雀，沙灘上的龍，祇好讓神秘的運命之網再來簸弄！

當他們走近到草地時，他們的眼睛早就望見有好幾堆的腳鐐安放在那兒，神秘的運命之網。又被揭開了一半，心神才又安定了些。他們一走到草地上，便都伸着兩條腿坐着。有幾位手持着大鐵錘的用人，先把腳鐐的鐵圈套上在他們的左右兩腳，然後拿手裏的大鐵錘把鐵圈的開口靠着一塊大石頭，猛力一錘，便算完事。這套工作很容易，還不到一個鐘頭便都全體弄妥了。

接着，他們都靠着瑣瑣的脚步回到原倉，都靜靜地坐着在倉板上，過度到

晚飯的時候。

飯後，秋生偕着白楊樹惘然地走到樓廳的西窗邊，本來已感得有一種窒息的悲涼的心思，現在又給這西窗前的落日更惹得傷感他們抬頭一望，那西邊披着綠絨絨的一羣山岸，正擎着一個火球似的落日，把一帶的景緻都襯成了絳赤；至於這窗前的碧油油的珠江，則被影出了一條虹橋，浮着絲般的彩霞。

「秋生，這個落日真像我們的生活，我們過去的生活也是絳赤，我們過去的生活也有一條走到光明的虹橋，但祇是一會兒，便又被轉變為目前的灰白。」

回答祇是一種沉默的微笑。

「但是，這快要灰白起來的落日，明朝又會血般地懸耀在東方，我們從此就灰白了的人生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可解脫？」

秋生仍然抿着嘴不響，但他卻意識到為虛榮的白楊樹的心，已給這午後的腳鐐壓出這般淒慘了。

「這兒大概是我們的西伯利亞罷！」

白楊樹想不到他的說話不能走進到對方的耳朵，儘在一味兒說；但這句話卻刺得秋生的臉龐透出了一種苦笑，終於說了出來：

「豈止是西伯利亞，還要變成為我們的墳山哩！」

秋山好像又意識到一種死的恐怖，可是，他的心裏卻緊接又來了個糾正這種恐怖的觀點，古今來的聖哲誰能逃開這種恐怖呢？

白楊樹的頭由窗外掉回來注意秋生，當他們的眼光漸漸移到擁抱起來時，彼此都為像預感得身上是受了寒氣般，有些微抖動了，他們又意識到有一種感得到而說不出口的事物在襲擊着。

郎噹，郎噹，噹噹……

扶梯底下，送着才由C城轉解來的四五位朋友，他們兩手夾着衣履，一步一步行上到樓上來。當他們將行近到秋生和白楊樹的身旁時，一陣汗臭撲到他們的肺腑裏，這使得他們皆覺得有點酸鹹，苦的味道。

可是，在這些新來的朋友當中，有一個穿中山服的，性情很沉靜而年齡亦不過是三十左右的人，好像是秋生認得的黃埔的什麼部主任。秋生瞅了他一眼，他也呆看了秋生一下，但沒有招呼，這自然是礙於面前的獄卒。

他被引到南樓靠西的一所小房間裏安頓着。秋生在他扔開手裏的包袱而停歇妥當以後，還來找過他，他們一見面都很高興。他說他在出事這天還在黃埔講堂上授政治學，後來因打電話到C城打不通，才知道C城究竟是實現了他心裏所預先曉得的事變。

秋生祇聽到此地，面上便漾出一種陰雲，嘴唇便不斷地蠕動着：

「事前你已知道，何以不走開去呢？」

「但這個問題不是走得了的，同時，也不是你我個人的問題。」

他說時表示很負責任似的。

「我並不是沒有想到今天的結局，其實，當我一曉得這個消息，早就直覺到會有更殘酷的下場。假如像這樣的坐牢能了事的話，那真是萬幸。在事變前兩星期，入任生部的部長還撥一筆公款叫我到外國去，那時本來很可以一溜了

之，無如許多努力的朋友都跑到文章去工作的地方，赴會的赴會去了，自己實不能不留在黃埔這兒來做押塞夫人一般。」

他還沒有等秋生的回答，又說了這一批，但當秋生聽了這些話，特別是最後一句的「押塞夫人」四個字，把他整個靈魂都震懾下去了。他自己想着，是武漢是在召集中央X次大會，X X剛在兩個禮拜前啓程赴武漢去了，X X的一走，這兒真有些像羣龍無首。他想過了之後，下意識又發生出一種神祕的觀念，并且他也把這神祕的觀念說了出來：

光明好像祇纏在雙林兄的身邊，十月廿事變也是他到上海去開會後才發生的，這次又是他到武漢後發生的。他一走，這兒的什麼都是慈祥的；他一走，這兒的一切卻馬上翻成爲最殘酷的了。

他抿着嘴微笑，表示着他對秋生的回話。

秋生有些陷入到崇拜英雄主義的色彩了。

「雙林兄又如像這兒的獅子一般，獅子在此時，一切獸類都不敢作怪，但獅

子一走，即如小毛猴亦都要起來稱王了。」

「一個政治的天才，對於環境的估量自然是正確的。雙林兄，我們都承認是政治的天才，他在的時候，他們是不敢輕舉妄動的，因為他們都知道他是有意想不到的戰術與戰略來應付他們，遇必要時，他還會轉應付爲攻擊的。這大概就是你對雙林兄的正面的意思罷！」

他帶糾正秋生的意思說着，但他又緊接地掉掉來說他個人在事前的情形：

「當日子愈益走到事變的危險的頂點時，我首先便生出了一種個人主義的心理，這即是我當時亦想乘機脫逃，以保全個人的生命；接着，我卻又來了個另外的心理，我想現在的黃埔已成爲C城的革命的唯一堡壘，因爲革命的C大學老早就是右傾了，因而所有C城的學生運動部右傾起來了；工代和全總雖仍然在我們的手裏，然而黃色工會的小組織却日益活動，牠們隨處都與我們對立，前途自然是凶多吉少的；至於鄉村的農民則雖有極大的作用，然而牠無論如何是不能領導革命的，假如城市的運動都右傾，牠必然是隨之而右傾着。因爲黃埔是唯一的革命堡壘，所以，我便把我

前意識的個人主義的打算，如像用了一塊鐵板般，壓得不准活動起來，於是，我就認到我個人是這時的——自然是暫時的社會柱石，這柱石一崩毀則整個社會都要崩毀下來，我個人的意志一動搖，則整個人類就會因之而解散。這是我當時的唯一行動信條，我這個信條的確是維持住了——又自然是暫時的，內部羣衆的意志，當我還沒轉戒到這兒而僅在××兵艦上面時，我還看見着各報紙日來所登載的，關於這方面的事體。」

他嚴肅地這樣說着，說過之後，便伸手到衣袋裏掏出了十元一張的鈔票兩張給秋生。秋生的心裏早就給他這一段偉大的精神引得打抖了，此時，突又被送來卅元錢，腦裏便浮出一種不知所可的雲層，一時靜默着，把這小房間裏的悶人的空氣弄得愈悶人了。

「秋生，你把錢拿去，我袋子裏有許多！」

當秋生剛把他的鈔票接在手裏時，房外的警察卻正喊着關倉的聲音，他們倆的談話與味便消溶在這個喊聲中。秋生出了房門，回到他自己的倉裏，讓黑暗再來無情地支配他十二個鐘頭。

秋生關在倉板上，一晚如像沒有熟睡過，他的眼睛雖是閉上了，但他總感得兩個容朋友——今天談話的亦是姓容，——的身軀與面貌都和走馬燈一般，在他面前旋轉不已。其次，這兩位容朋友的聲浪，總如像還在他耳尾邊嗡嗡響着！

連日來都有×犯人陸續地解來。

這裏的地方是有限的，人數卻是無限，各倉的人數增加起來，弄得無論在白天與晚上都覺得鬱熱得難耐。其實，在一個八尺左右見方的倉牢，倉牢裏祇有個小小的窗口，要容納八個人的容積（有時十個人）與呼吸量，這麼也不可能啊！

這樣衆多的寄押人數，覺得最痛苦的事體，還是日常生活的瑣事。

每天早晨，第一次倉門一開時，那自來水邊便站立的馬蟻似的人在等水揩面。自來水是從房外的圍牆，用一個竹筒透到這南樓下着，一個正南向的鐵窗口邊。水，比以前雖來得大了一些，但也不濟於事的。因此，等水的羣衆有時竟會因搶先而弄到採拳打架。

獄卒對於犯人的生活，彷彿全丟在

意外。次每，他們對於爭水的犯人，事前是不理的，有時竟會唆弄他們，但事後，他們卻立刻到場長或所長面前捏造他們有擾亂秩序，或甚至有像似越獄行動的消息。場長和所長每次一得到這樣的消息，必然命令打架的人們釘雙鍊，停止吃飯，或禁黑房等等。

有一次，這樣小小的水問題，竟弄出了一場大事。事的起因是由於一個外省籍的黃埔入伍生打水時，把站在他身邊爭水的廣東工人罵了一聲「媽爾辰」，廣東工人當即答以「吊你老田花溪」，於是鬪爭的局勢便立即擴展開來。旁的外省的入伍生一同聯合起來，佈成一個攻的陣勢，有許多廣東人卻參加在那位廣東工人方面，構成一個守陣。他們首先是叉着手在對罵，後來大家的拳頭便為像要在對方的身上跳舞似的。有許多守中立的人站在旁邊勸解，但是愈經中立的勸解，兩個對方的意氣卻來得愈熱，終至打了起來。聲音愈益嘈雜了，行動愈益混亂了，這觸着樓廳中間所懸的一盞才修理好的電燈，忽然走了電，火光善善地燃燒起來。

在這樣一個轉變當中鬪爭的局勢無形中轉變為各人驚惶地圖避火燒的危險

他們縮小般地湧到樓上來，旋又潮水般地衝到北樓的鐵門旁邊。腳鐐的聲音有如萬馬奔騰，聲音儘在空中迴蕩。可是，所有獄卒卻不管什麼，硬以為是囚人暴動，都手持着槍刀鵠立在各要隘和各門口，準備開槍和開刀。

這樣的局勢支持了好半響，後來不曉得是電火自滅了呢，抑是他們調查出了出事的真像，居然又平靜起來！

不過，平靜之後，場長和所長卻帶了好幾名武裝的衛隊召集他們訓話。場長說：

「你們在這兒應為好地養心養性，否則，你們都有生命危險。例如今晚的事，我一個報告到公×局說你們在場內暴動，企圖逃獄，那你們的生命都會提去×斃的。」

「中國的法律向無所謂政治犯不政治犯。你們不要以為政治犯會被優待的，其實，×安局把你們倒看做是比豬狗還要下賤。前幾晚，這懲戒場郊外，還不是×斃過了好幾批和你們一樣的人麼？保安隊把他們槍斃完了，便動手剝光了他們，然後才好象拖着死豬死狗般地，把他們一條一條拖到那已經掘好了的地窖裏生×埋！你們當真要小心！」

秋生總在吃早飯時到毛房裏去解手。他把三口飯當作兩口吞，一吞完了飯，他手裏便拿了一張草紙直接着樓下走去。

毛房是在自來水的右邊一個黑暗的倉裏，裏面端端地擺有三個兩尺多高，直徑一尺多長的瓦缸子，缸面各配有一個梯形的木架，這是給解手的人登下去的地方；缸脚放各有一個五寸左右高闊的石板，當作是石級，給解手的人踏住了這個石級，一步就好跨上到缸面上去的。因為牠是附近在自來水旁邊，所以牠的周圍總是滑溜溜地溼得很利害。

秋生次走到了這毛房的門口，心裏不禁總在戒備着，害怕着滑跌了一交，覺得一身都是糞臭！

一天，當他嘴裏還啣着一口飯，一邊咀嚼着，一邊行到樓下來時，樓廳的水門汀正擺着好幾圍人在吃飯，穿過了這個人叢，就慢慢走到毛房邊來，他一舉眼望向裏面，登即發現着容是跌在糞缸裏了；缸上的梯形木牛已經跌翻在地，他的身體是背向着，攔腰伏躺在缸面上，兩手插在糞裏，那給脚鐐釘住了的兩脚好像青蛙般，儘在前面伸着。

秋生兩手由他的兩腰旁插入缸中，攔腰把他抱出來，容的一身固然是糞，秋生的胸前和兩手掌也被沾得奇臭！這時，適逢自來水旁邊沒有很多人，他們才剝光了身上的衣服，站在小喉邊讓自來水淋了個痛快。

「秋生，我們的人身近着鬼影，所以，我們吃飯有時也會變成吃糞。」容面對着秋生，站在自來水喉下微笑着，毫不表現麻煩與討厭的神情。

「老容，你是怎樣跌進去的？」
「還不是脚鍊絆着脚兒麼？」
……

——還是「木棉」之一節——

朝鮮慘殺華僑案

八道殺機動。同胞慘若何。
全拋人類愛。偏見獸行多。
烏國陰謀重。官僚計畫說。
冤魂長已矣。此案付流波。

十六年清共雜感之一

禍水滔滔歐亞流。蘇俄計畫遍全球。
神州亦抱陸沉痛。赤黨應教赤帝收。

烏蘭碧伍的悲哀

法國許峨原著
徐仲年譯

以前，田不是這樣黑，天不是這樣
暗，

不，那時無邊天空裏的太陽照耀着

無邊的原野，

空氣裏飽含香氣，綠茵鋪蓋大地，

當他重新見到這些

他的心會如水漫溢的地方！

秋季正在微笑；那些朝平原的山坡
傾斜着它們初黃的樹木；

天現金色；

羣鳥仰首上天，——

或許與上帝談及人類——

高唱牠們神的頌歌。

他要重觀一切：泉旁的小池，
他們因佈施而傾囊過的破屋，

年老身曲的榛樹，

僻靜林底他們相愛之所，

和那顆樹，在它蔭下他們的於狂吻
中打成一片的靈魂曾把一切都遺忘。

他尋覓小園，孤立的房屋，

可以望見橫陳小徑的鐵柵，

斜面的果子園。

面色蒼白，他向前進。在他沉重抑

鬱的步聲裏，

他看得，啊！啊！每顆樹直立着，

好似已逝年月的影子！

他在他所愛的森林裏

聽得能使我們顫動的柔風在顫動，

它推醒了愛情，

搖擺着橡樹，或輕披着玫瑰，

彷彿它是一切的靈魂

輪值地各物身上蒞止。

那些臥在寂寞林中的落葉

於他的步武下奮力升起，

滿園奔馳。

如此，有時靈魂生悲，我們的思想

暫時鼓起受傷之翼而飛，

卻又猝然跌倒了。

他久久瞻仰大自然在和平田裏

顯示莊嚴華美的諸般形式；

直至黃昏他夢想着；

他沿着水潭整天地徘徊，

輪流地嘆賞穹蒼——神聖的臉面，

與平湖——神聖的鏡子！

可憐啊！他想起了溫柔的豔遇，

他在籬笆上瞭望再不進去，

彷彿一個宗教權被褫的人，

他流浪了一整天。到了傍晚，

他心傷到如墳墓一樣；

於是他大聲呼喊：

「哦！痛苦！靈魂擾亂的我，我要

知道壺裏可還保留着一些水，

要看這個安樂的山谷如何處置

我遺留在那裏的心！

「啊！短短的時間已夠使一切變更

有鎮靜額角的大自然，您何等容易

忘事！

而在您的許多變化中，您何等地扭

斷

那些束縛我們心的神秘的線索！

「我們網形的綠葉房屋已非故態！刻有我們姓名的樹已死亡或被剝倒

圃內的玫瑰已給在溝渠上。

跳過來的野小孩踐踏乾淨。

「一帶牆頭圍住一口清泉，在那裏，天熱時，

好戲玩的她，從林中出來，就泉暢

飲；

她兩手捧了水，哦，溫柔的女仙，

而讓水珠墮至腳上！

「人家已在那條崎嶇難行的路上鋪了石板，

以前那裏細沙上會清楚地留着我們的足印，

她的呢，這樣的纖小彷彿含着諷刺

在我的足跡旁邊嘻笑！

「在那塊經歷過無數風霜的界石上

成；

她喜歡坐下聽我談天，

現今呢，它已為晚上歸來轆轤刺耳的大車們

所衝撞而崩壞。

「此處缺乏了林子，而彼處的林子却又擴充了。

關於我們的東西幾乎完全死亡；

而，好似一堆已熄的寒灰，

諸般回憶被風吹散！

「莫非我們已長辭人世？我們會否享過福？

我們白白地呼喊，竟無一物能追回

失去的快樂？

我正在哭泣，涼風却搖枝奏曲；

我的故居瞪視着，已不認識我了。

「別人將經過的道路；

別人將到我們到過的地方；

而我們兩個靈魂所開始做夢

將由他們繼續下去，未由終止！

「因為在塵世裏誰都不能終結，完

於夢中同一的點上我們醒來。

一切在此世界起始，一切在另一世界結束。

「是呀，在這安樂，清淨，誘人的隱遁所在，

那些輪值到旁的無瑕的情侶將來

沒取大自然向藏匿的愛情

所混合幻想與莊嚴的一切！

旁的人將佔據我們的田野，小徑與隱庇所。

我的戀人呀，你的樹林已落至不相

識人的手中。

另一起婦女，那班不謹慎的洗浴者

，將擾亂

曾吻過你雙足的聖水！

「如何！我們竟枉然在此相愛！

我們會以愛情烈焰融化我們的戴花

的山坡

一些兒都不再屬於我們！

無情的大自然已把它攔回。

「哦！告訴我罷，山溪，清涼的溪

流，成熟的葡萄，

裝滿葉的細枝，山洞，森林與荆棘

你們要否為他們喃喃柔語？

要否為他們重奏舊曲？

「以前我們如何了解你們！又溫柔，又小心，又謹嚴，

我們的回響都與你們的聲音這樣地相合！

並不吵擾你們的神秘，但我們這般留意

聽有時你們所講深刻的字句！

「回答罷，純潔的山谷，回答罷，靜穆的四周，

哦，大自然！藏在這樣美麗沙漠中的您，

當我們將在某種姿勢下雙雙入睡時——那種墳墓形式給好思索的死者

的姿勢，

「您將無心腸到這個地步：

明明知道我們的肉體與我們的愛情具亡，

您還要繼續您的平安的佳節，還要時時地微笑，時時地唱歌

「您是否覺得於您的隱遁所在流浪着我們——

被您的山林所認識的幽靈，——您要否同我們談起那種

老友們重逢所講的秘密言語？

「您能否，也不悲哀，也不呻吟，

坐視我們的影子於我們身邊浮動，坐視那影子於一抑鬱的擁抱裏

牽引我向一個低泣的泉水走去？

「倘他在某處，於十分靜默的黑暗

裏，一對戀人把您的花朵來遮蓋他們的

狂熱，

您去否向他們低低耳語：

——活着的您們呀，請想想死者們罷？

「上帝暫時借給您草地，泉水，

戰抖的森林，深鬱的岩石，蔚藍的天，湖蕩與平原，

爲了要把我們的心，佳夢和愛情放在那裏；

「不久他向我們收回了一切。他吹

熄了我們的火焰。他使我們本來發光的洞穴浸入黑暗

裏；還囑咐我們靈魂所牢記的山谷

拂去了我們的足跡，忘去了我們的姓名。

「好，好！房屋，圍圍與黑影，忘掉我們罷！

艸呀，蔓延到門限上去！荆棘呀，

遮去我們的足跡！

唱罷，鳥流罷，溪！長罷樹葉！被你們遺忘的人們卻不會遺忘你們

！「因爲對於我們你們是愛情的影子

！你們是沙漠中旅客歡逢的茂林！

您是，哦，山谷！至高無上的退隱

處，在那裏，手攜了手，我們會對哭過

！「一切的烈情與年歲共逝，一位帶去了他的假面具，一位帶去

了他的刀，

宛如一隊旅行的優伶，固然歌唱着

可是一轉山腰隊員便逐漸減少。

「然而你呀，愛情——任何東西不能拭去你——蠱惑我們的你！」

你，不論如火如炬，在我們的霧中照耀！

你以快樂，尤其以眼淚來束縛我們

年輕時人家咒你，年老時人家敬你

「當年月的重量壓低了頭，在那時，無計劃，無目的，無夢見的人

自覺已變為一座衰落的墳墓，於這墓裏躺着他的德行與幻想；

「當我們正在做夢的靈魂向臟腑下降，

於我們被冰所及的心中數着

——與人家在戰場上點數屍首一樣

一項項已平的痛苦，一個個已熄的

幻想，

「好似一個人遠離了真的事物，遠離了歡笑的世界，

執着一隻燈正在找尋，她自黑暗的山腹緩步而來，

直至內心悲慘的洞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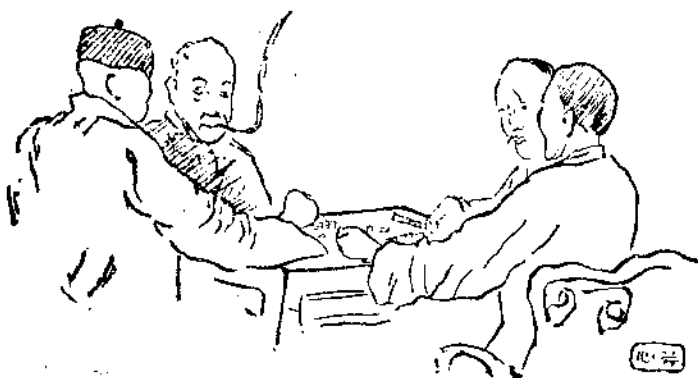
「於那處，在星火絕無的夜中，

自困於一切都似無望的摺痕裏的靈魂覺得幕布之下有物在跳動……

是你呀，在暗中睡眠，哦，神聖的回憶！」

南京；一九三三，六，一，子夜。

一種之精神



編輯贅言

以後，我們多歡迎政治，經濟研究 and 社會內層的通信稿；文藝作品，除有生活興趣及特殊價值者外，想要竭力縮小範圍。尚希惠稿諸君注意，并請 諒鑒為幸。

「新的作家」，我們想：「必然是對社會，政治經濟有相當了解的。

「所以，我們仍然歡迎「新的作家」的各種作品。並且，希望不事空談，而是對實際生活忠實描寫。——如本期的西安通信，和鐵窗落日等稿。

本期待續之稿似嫌多些，但事實上實感困難。我們想在十期左右，必有一個痛快的解決，決不負愛護者之望。